

# “豆腐寮” ~ ~ 故乡忆旧

作者：夏之云



故乡是我心灵依恋的地方，她像一首爱恨交织的乐曲，在我的心中日夜吟唱。

我爱故乡，爱故乡的一切事物，尤其是家乡的“豆腐寮”，常在我的思绪里浮现荡漾，因为那是母亲常带我去探访的地方，那里的豆腐花。是我儿时一饱口福的美味。

寮里住着十多户人家，那些人家，有的是与母亲南来同船涉洋的姐妹们，大家到了苏岛日里河畔，各散东西，境遇不同，但都饱尝了岁月的苦楚，留下了一页页心酸血泪史。在辛苦拼搏、克勤克俭下，总算还能各善其身，安家落户。

母亲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，获知这些同船的姐妹，都住在不远的郊外，她们凭着从家乡学来的一枝之长，操持起制作豆腐与豆腐花营生。

她们居住的地方后来就成了“豆腐寮”。这意外的讯息，令母亲如获至宝，千方百计打探“豆腐寮”的位置。

那天，母亲带我踏上去“豆腐寮”的路，母亲意气风发，矫健的步伐，仿佛踏在回乡路似的，依着这条迂回曲折的泥路，母亲牵着我，一路气喘吁吁，走到尽头，只见一个卖饮料的老人，和颜悦色，默默守在摊位边，犹如一尊菩萨般，偶尔有人问路就热心指点，在那偏僻的地段，倒成了哪儿独一无二的风景，成了前往“豆腐寮”的地标。依着“地标”的牵引，在老人摊位左边，我们走进了杂草齐人高的小径。

也不知走了多远，远远望见一个村落，有几户人家，屋顶烟窗烟雾袅袅，走进村口，只觉此处别

有一番洞天，仿佛世外桃源般，虽没夹岸桃花，但翠竹成荫。田野连片，数几户人家屋子疏落间隔，有的饲养家禽，有的栽种蔬菜，有的制作豆腐。村落人家，一派祥和，一家有客来访，大家高兴地奔走相告，母亲终于见到久别的姐妹们了！

异地遇同乡，两眼泪汪汪。别后多少事，大家都在又悲又喜中聊开了。那些叔伯阿姨们，总不忘端出家里好吃的东西来饷客，热气腾腾的豆腐花，甜香润滑，那美味可口，我是头一次赏到的啊！

此后，母亲经常带我到“豆腐寮”，走在高低不平的泥路上，虽有点费劲，跟在母亲身后，习惯性东张西望，只要寻到那熟悉的“地标”，心里就踏实了，因不久就要到“豆腐寮”。到时又可看到母亲与家乡姐妹笑逐颜开，陶醉在乡情的温馨中，我又有一顿美味可口的豆腐花解馋了。

年复一年，母亲年事已高，脚腿行走不便了，但她总念念不忘“豆腐寮”里的乡亲们。不久她老人家离世，我长大后，像飘飞的种子，作为

游子漂泊到异地他乡。

时光流逝，常使人伤怀，但故乡总是萦绕在脑海中。待到返回故乡，一切都变样了，处处高楼竖起，店屋密集错杂。泥路已铺上柏油，我又踏上去“豆腐寮”的路，尽管走到尽头，再也捕捉不到往昔“豆腐寮”的地标了。我只有茫茫然错愕在那儿。满头泛霜的我，倒站成了那路段孤零零的残旧“路标”，默默啃嚼那逝去的岁月，那无法挽回的昔日风貌……

那原先长满荒草的小径，以及路旁的村落，都盖起鳞次栉比的楼房。数十年岁月蹉跎，人口繁衍，人们都生活在拥挤的小天地里，再也看不到翠竹绿荫的一片浓郁青纱，那临风起舞，婀娜多姿的逸气

闲情。更何况那在空旷野地啄食啼叫的家禽与飞鸟，早已绝迹了。我不晓得，在最后的故乡，还会有多少物与事，从那片土地上消失，那些曾经属于故乡的诗意，在一点一点地离开而去……

“豆腐寮”的地标虽然消失了，但我知道，“豆腐寮”还是存在的，尤其是那属于民间的豆腐花，那是从文明古国流传下来的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一门手艺，制作技术只有越来越精深，流传也愈加普遍，即使在印尼祖国，也沿袭这从中国流传下来的美食豆腐花TAUHU WEI。

任何事物，只要源之民间，适合生存环境，就必将一如既往，永远、永远传承下来……。

